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分析史

第二卷

〔美〕约瑟夫·熊彼特 著

杨敬年 译 朱 泱 校



商务印书馆

1996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分析史

第二卷

[美] 约瑟夫·熊彼特 著

杨敬年 译 朱 泮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210-X/F·254

1992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6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423 千
印数 8000 册	印张 17 ^{1/2} ·插页4

(60克纸本)定价: 20.40 元

目 录

第三编 1790至 1870 年

第一章 导言与计划	1
1. 包括的时期	1
2. 工作的条件	3
3. 本编的计划	7
4. 关于马克思主义体系	8
第二章 社会政治背景	23
1. 经济的发展	28
2. 自由贸易与对外关系	29
3. 国内政策与社会政策	34
4. 格拉德斯通的财政	38
5. 黄金	42
第三章 知识背景	45
1. 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及其哲学	46
(a) 功利主义	46
(b) 德国哲学	52
(c) 孔德的实证论	57
2. 浪漫主义与编史工作	63
(a) 浪漫主义	63
(b) 编史工作	72

3. 社会学与政治科学: 环境决定论	77
(a) 政府与政治的自然法社会学	78
(b) 历史学家的政府与政治社会学	82
(c) 环境决定论	86
4. 进化论	88
(a) 哲学家的进化论	90
(b) 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	91
(c) 历史学家的进化论	97
(d) 孔多塞与孔德的唯智主义的进化论	98
(e) 达尔文的进化论	101
5. 心理学与逻辑学	104
(a) 观念联想论的和进化论的心理学	105
(b) 逻辑学、认识论以及相关的学科	107
(c) 约翰·穆勒的逻辑学	108
6.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	114
(a) 协会的社会主义	116
(b) 无政府主义	120
(c) 圣西门的社会主义	126
第四章 部队的检阅	130
1. 超越自己的时代而写作的人们	131
2. 李嘉图派	141
3. 马尔萨斯、西尼尔和一些也参加了竞赛的人	158
(a) 马尔萨斯	158
(b) 惠特利主教和西尼尔教授	162
(c) 一些也参加了竞赛的人	167
4. 法国	173

5. 德国	189
6. 意大利	203
7. 美国	209
8. 事实调查工作	217
(a) 图克的物价史	218
(b) 统计资料的搜集和解释	219
(c) 统计方法的发展	224
第五章 普通经济学: 一个截面	229
1. 约翰·穆勒及其《原理》。福西特与卡尔尼斯	230
2. 范围与方法: 经济学家认为自己在做什么	241
(a) 这门科学的定义	242
(b) 方法论	244
(c) 这门科学和这门艺术	250
3. 穆勒的读者实际得到的是什么	251
4. 经济过程的制度结构	255
(a) 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	255
(b) “古典”经济学中的国家	262
(c) 国家和阶级	265
5. “古典的”经济过程图式	271
(a) 演员	271
(b) 生产要素	275
(c) 模型	283
6. “古典的”经济发展概念	295
第六章 普通经济学: 纯理论	303
1. 公理学。西尼尔的四个公理	304
(a) 第一条公理	305

(b) 第二条公理: 人口原理	308
(c) 第四条公理: 报酬递减	318
2. 价值	324
(a) 李嘉图和马克思	326
(b) 劳动数量价值理论的反对者	339
(c) 约翰·穆勒的折衷	346
3. 国际价值理论	349
4. 萨伊的市场规律	364
5. 资本	379
(a) 关于财富与收入的名词之争	379
(b) 物质资本的结构	387
(c) 西尼尔的贡献	397
(d) 约翰·穆勒关于资本的基本命题	400
6. 分配份额	407
(a) 利润	408
(b) 马克思的剥削利息理论	412
(c) 马克思、韦斯特和李嘉图论利润率下降	417
(d) 生产力利息理论	422
(e) 节欲利息理论	427
(f) 工资基金说, 现代总量分析的先驱	433
(g) 地租	445
(h) 分配份额与技术进步	455
第七章 货币、信用与周期	467
1. 英格兰的问题	467
(a) 1793—1815 年的战时通货膨胀	471
(b) 本位问题	474

(c) 银行改革	476
2. 基本原理	483
3. 从通货膨胀和恢复兑换硬币的讨论中得到的巨大收获	493
4. 信用理论	509
(a) 信用、价格、利息和强迫储蓄	511
(b) 就 1844 年的皮尔法案进行争论的收获	520
5. 外汇与国际黄金流动	529
6. “这种”商业周期	539

第三编 1790至1870年

第一章 导言与计划

1. 包括的时期
2. 工作的条件
3. 本编的计划
4. 关于马克思主义体系

1. 包括的时期

本编包括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的经济分析史。在《国富论》刊行后的一二十年间，就分析工作而言，可以报道的本来不多；有些可以报道的，大多已经纳入第二编。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非得指定某一年作为一个新的分析活动时期的开始，但是如果一定要这样做，我们不妨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初次问世的时候（1798年）算起。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年）、门格斯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的出版以及社会政策协会的成立（1871年），是明显地标志着另一个时期到来的一些事件。

我们都知道，划分历史时期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坏事。首先

就可以从原则上加以反对，而不问作者用来划分时期的具体方法如何：历史的发展永远是连续不断的，决不能将其割成片断，而不流于武断，并蒙受损失。拒绝用年代去标明一个时期，我们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把因为我们无力解决它而引起的后果略为减轻一些罢了。第二，由于我们集中注意于经济分析的历史而不得不采用的特殊分期方法，必然不能满足对另外一些事情感到兴趣的人们。第三，即使从研究分析史的同行业者的观点来看，把亚当·斯密放在前一个时期的将近末了，而不把他放在一个可以说是为他的影响所支配的时期的开头，这种方法是很有理由可以反对的。我们对于这一切的承认，将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例如，在本编中，我们就没有对在年代上属于这一时期的作者——加以考察——最重要的例子是库尔诺——，同时我们把在年代上不属于这一时期的某些作者却包括在内——卡尔尼斯就是一个例子。然而，我认为我们的时期划分是能够表明事情的基本真相的。这要由读者来判断。但我们可以立即提到两个事实，这些事实颇能证明我们的处理是正确的。第一，在我们以前的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感到，这个时期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单元。这种感觉表现在一个特殊的名称中：这个时期被称为经济学的“古典”时期——所谓“古典”，其意义与本书所用的这个词的意义完全不同。^①这个时期保留着这块牌子，一直到当“古典”一词失去了它的颂扬的含义而开始意味着“陈旧”时，凯恩斯勋爵使用这个词来表示马歇尔及其直接追随者的学

^① 让我提醒一下：当本书把这个词用在这种不同的意义上时，另加引导，以免混淆。有三种意义须辨别清楚：旧的意义，“古典”一词用来表明本编所讨论的时期中的经济学著作，再加上亚当·斯密、凯恩斯勋爵的意义，和我们自己的意义。〔熊彼特原想在第一编（没有完成）中更详尽地说明这个论点。还可参阅第四编第一章。〕

说(或者简单地说,就是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第二个并且是更重要的事实是,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这一段时间,确实合乎我们的分期标准:首先,有了同腐朽事物作有希望的斗争的崭新活动;然后,一切安定下来,出现了一种我们所称的标准的古典形势,这种形势已概括在约翰·穆勒的标准的古典成就(这又是从我们所持的古典一词的意义讲)中,他那从已经确立的真理的有利地位来说话的态度,他那对于这种已经确立的真理具有永恒性所抱的天真的自信,均着重指出了这个事实。随之而来的是停滞——这种状态普遍感到是表明这门科学已经成熟了,如果不是已经衰微了的话;在这种状态中,“懂行的人”在实质上是彼此意见一致的;在这种状态中,“大功现已告成”,大多数的人认为,除了一些细节以外,剩下所要做的就只是推敲和应用了。

2. 工作的条件

有一种极其类乎忌妒的东西,悄悄地打破了我们为欢迎这一时期的著作中透露出作者无限满足心情的许多段落而往往会含有的微笑。那时的经济学家们,或者是其中的大多数,对于自己取得的成果显然是感到满意的,就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某些经济学家重又这样感到一样。往后我们将要设法来了解经济学家的这种欣然自得的心情。虽然他们所盖起来的只不过是一个单薄的木头小屋,他们却把它看成是一所坚固的住宅。^①我们对斯密以前的成

^① 特别参阅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编第一章第二节中常常被人嘲笑的关于价值理论的一段。

就还是估计过低，而对“古典作家”的成就还是估计过高。

进行这一工作所处的环境，可以略述于下。要说专业的经济学在这个时期已经明确地建立，我是感到踌躇的。肯定不能说经济学作为一种专门职业已经确定下来，因为经济现象的研究还不是一个全部时间的工作，很少有只是经济学家而不做别的事情的人；许多人同时又是工商业家、政府官吏或新闻记者；即使大学中的经济学教师，有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也兼教同类的——甚或完全不同的——课程。然而，我们有权利说，在这个时期中，专业化的过程已在迅速进行：一开始，经济学就确立了它的有一定研究范围的主张；它变成了一门明确的专门学科；它应用了明确的方法；它的结果的明确性也有所增长；而经济学家们，尽管不是全部时间从事经济学，也比以往更加明确地彼此承认，并为公众所承认。新的政治经济学团体成立了；新的杂志、新的辞典、新的书目出现了——可是，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意味着以前那套作法的继续。^① 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开端；^② 自然，教科

^① 在团体中，最重要的是伦敦政治经济学俱乐部（1821年）；在杂志中，最重要的是法国的《经济学家杂志》（1842年）；在辞典中，最重要的是法国的《政治经济学辞典》（格林与吉约明版，1853—1854年）。值得注意的是，在1890年以前，英国并没有一种专门的科学经济学的杂志。但这部分地是由于已经有了这样一些优良的严肃的杂志，如《爱丁堡评论》、《季度评论》、《威斯敏斯特评论》，它们甚至刊登专业性极强的文章——这对这一时期的读者是一个很大的恭维。我除了利用过篇数极为有限的、我在“专业性”文献中看到曾经引用的文章以外，对这些期刊的内容没有考察过——这是我工作中的一个严重漏洞。我曾看过《辞典》，但也只是随意翻翻罢了。

^② 关于个别学说论点的历史引证，为当然还要早得多。在十八世纪也出版了几种书目提要，但是除了由杜邦以及其他的人所写的少数几本关于重农学派的书籍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历史的书。可是自从十九世纪初起，对学说史就表现了一种日益增长的兴趣。在J.A. 布朗基的《政治经济学史》（附有《书目提要》）初版于1837年问世以前，唯一值得在这里提到的这一类出版物，就是麦卡洛克（在1824—1825年）

书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其中有几本我们将在有关的场合提到。

研究大都靠研究工作者自行筹措经费；例如，图克若不是一个富人，即不能有所成就；自然，在某些场合下，刊行研究结果所得的收入是足以维持研究活动的。可是，教学方面的设施十分欠缺。即使在从前设有正规的经济学课程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苏格兰，用意也只是在为其他的研究学科——例如法律或哲学——作补充，而不是作为经济学本身的训练来独立组织的课程。在美国，181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置了一个“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席位，1824年在南卡罗来纳学院指派了一个化学教授去讲授经济学。在此以前，在各地也曾有过由具有极端不同资

和萨伊(在1829年，见《政治经济学教程》第六卷)各自所写的概略。自1837年至1870年间，出版了若干其他的有关著作，其中有一些只限于论述个别国家的情形。到1858年时，这类书籍的数量已经很多，因而罗伯特·冯·莫尔(1799—1875)在他的《政治学的历史和文献》(1855—1858年)第三卷中，插入了《关于政治经济学史的著作》一章。我想要提到的只是：(1)麦卡洛克的《政治经济学文献》(1845年)；(2)费拉拉在《经济学家丛书》中所写的各个序言(在1850年至1868年间，费朗基斯科·费拉拉编辑了两套外国著作的意大利文译本，他曾撰写序言，对之一一加以详尽的分析，这种分析就构成了他对理论所作的大部分贡献，实际上可以说是一部经济学史；这些序言的大多数曾于1889—1890年单独刊行)；(3)罗雪尔(他的大部分工作是属于学说史领域的。在这个时期内，他写出了《十六与十七世纪英国国民经济学史》，1851—1852年；《论亚当·斯密学说的传人德国及其应用》，1867年；他在1863年刊行的《一个十四世纪的伟大的国民经济学家》中，倾吐了自己对奥雷斯姆[参阅上面，第二编，第二章]的热情；我们还得立即加上他后来所写的《德国国民经济学史》，1874年，这是一项付出了巨大劳动得来的成果)；(4)曼纽尔·科尔梅罗的《西班牙政治经济学史》(1863年)，严格说来不属于这里所指的范围，但这本书和他的《书目提要》(1880年)一道，对于研究西班牙的经济学，依然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我感谢E.沙姆斯博士的卓越的研究《国民经济学说史研究引论》(载《国民经济学杂志》，1931年9月)一文以及他和O.莫根斯顿教授合写的《国民经济学说通史书目》(同上，1933年3月)一文所给我的帮助，但后者不包括论文，也不包括主要是属于历史领域的理论研究但附带涉及学说史的一切著作。沙姆斯博士认为学说史编纂的“科学”时代是从E.K.杜林(参阅后面，第四章)的《国家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年)一书开始的。

格的人去进行所谓经济学讲授的事。在英国，在下一个时期来到之前，教授或讲师席位是寥寥无几的。牛津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是1825年设置的，第一个主持该讲座的人是西尼耳；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的经济学讲座是1828年设置的，第一个主持该讲座的人是麦卡洛克；都柏林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是1832年设置的，第一个主持该讲座的人是朗费尔德；在赫利贝里的东印度学院中有一个历史、商业与财政讲座，马尔萨斯在1805年受命主持这个讲座。^①但从薪俸及任职的其他条件来看，充分证明这些讲席的设置人和行政管理部门甚至并不希望人们会长期地担任这种职位，更谈不到希望他们以此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了。在英国，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于1857年成立了“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但几十年之后，才获得了显著成效。

在对这一时期的成就作任何评价时，必须把上述情况估计在内；对于某一个人的成就作任何评价时，尤其需要这样。在另外一个场合我得要强调，基金和讲座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但在此处我必须强调，它们也不是丝毫无关紧要的。在上述情况下，具有卓越的才能和广博的文化素养的人们对于我们的学科不得不浅尝辄止，尽管他们很有才能，也很有学问，但却是无足轻重的经济学家——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学科内，在这个时期中，对于成就的某种评价并不一定包含对于那个人的评价。^②

^① 在法国，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曾设置某些临时性的讲席，拿破仑战争以后又设置了这些讲席，但均只限于巴黎大学（参阅后面，第四章，第4节）。

^② 如果读者翻阅一下像佩勒格里诺·罗西这样的人的传记，他就会立即认识到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即使就约翰·穆勒来说，这也很显然：在他的《原理》一书中，那些令我们感到不满意的地方，有许多是很容易用下面的事实来说明的，即这部著作大部分是在一个办公室里写成的，穆勒的心思因为要处理许多日常事务而受到了搅扰。

在这个时期的成就中，除了海外几个孤独的高峰以外，英国泰然地居于首位。事实上，这个时期是我们这门科学的历史中一个特殊的英国时期。当时英国经济学家之所以享有无与伦比的威望，只不过部分地是由于他们的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功所不合理地反射到他们头上的光辉。这种威望主要还是由他们所完成的工作的质量赢得的，这种工作不仅是由少数大师所做的，而且也是由许许多多能干的作家所做的，这些作家不能称为是第一流的，但是他们的努力加在一起，就颇为可观了。

3. 本编的计划

从本编起，我们将要改变我们的陈述方法。在第二编中，我们不仅要概括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而且还要和这样的困难作斗争，即没有一个为大家所接受的体系可供描述。严格说来，在第三编所包括的时期内也不存在这样一种体系。但是多少有了一点近似的東西，虽然还不很理想。这就是说，绝大多数——像我们所说的——彼此互相承认是经济学家的人们，对于主题、方法和结果的基本原则已经取得了足够一致的见解，因而有可能使得他们的贡献系统化，虽然在这些基本原则的范围内，他们对于每一个别问题的意见实际上是不一致的（或是在个人与个人之间，或是在一派人与一派人之间）。甚至还有比各个作家所愿意承认的更多的共同之处和——在各个接连的十年之间——更多的连续性。因为，在当时也和在今天一样，大多数经济学家往往强调不同之处更多于强调相同之处，虽然这也有重大的例外，其中最重要的是约翰·穆勒。

诚然，当时还有许多抱着完全不同的见解的人，他们把正在成长的“古典”经济学的具体而微的体系抨击得体无完肤。但其中大多数不合乎我们所定的分析能力的要求。而其他的人反对这种体系，不是从分析的观点立论，而主要是从政治的、道德的或文化的观点立论，因此，他们的反对就不一定^①同我们有关，即使在我们与他们意见一致的地方。

利用这些事实，我们在这一编就能够做出我们在第二编所没有能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对政治背景和学术背景的显著特征作过一番追溯(第二章和第三章)以后，便可以从横断面来描述分析工作的发展情况。这个横断面将由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所代表(第五章)。但是为了使事情简化起见，我们将要减轻第五章的一些负担，其办法是使我们自己对最重要的个人和派别预先有一个认识(第四章)，并把关于纯理论和关于货币的细节尽量放在单独的两章(第六章和第七章)中。第七章还得照顾到关于银行和商业循环所不得不说的一点点东西。

4. 关于马克思主义体系

我们的计划是简单的，并且在几乎所有的场合下都行得通，只是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场合。困难并不是像可能设想的那样在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光彩耀人，傲然独立，不能和我们所要讨论的其他著作相提并论。相反地，我们将看到，马克思

^① 当然，读者应明白，道德上的反对可能构成寻找事实上或逻辑上的反对的动机，而这种反对则是同我们有关的。

的经济学乃是这个时期的一般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把它纳入本编的原因。当我在上一节谈到持完全不同见解的人时，我所想到的并不是马克思；在本书中，我们能够对待其他经济学家一模一样地对待马克思，我们也将要这样对待他。^①困难也不是由于他又是一个社会学家所引起的。因为他的社会学能够纳入同它相适宜的地方，正像他的经济学能够纳入适宜的地方一样。困难是在于，就马克思的情形而论，如果像我们的论述方式所要求的那样，把他的体系分解成为许多组成的命题并分别给予每一命题一个适当的地位，我们就会失去对于了解他所必不可少的某种东西。在某种程度内，对于每一个作家来说都是如此：全体总是比各个部分的总和要多一些。但只是在马克思的场合，忽视这一点^②而使我们遭受的损失才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他的看法的总和，作为一个总和，是贯彻在每一个细节之中的，对于每一个研究他的人，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这正是使之在心智上感到迷人的泉源。我提出来解决这个困难的方法是不可能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满意的，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就是社会科学的核心太阳。这种方法也不能使得这样一种人满意：他们所要

① 因为这一点既极其重要，又可能引起某些读者的惊讶，所以我除了请他们注意在后面各章将要读到的东西以外，愿意立即声明：这种惊讶完全是由于马克思在陈述他的经济分析时所带的一种预言者的忿怒气氛造成的；不论是从普通人还是从哲学家看来，这种气氛使得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显得是一种同任何其他其他人所作的分析完全不同的东西。此外，这一时期和下一时期的英美专业文献也都确实把他当作一个外人来看待。但是在那种文献中，其他第一流的外国经济学家在这一方面所受的待遇并不比他更好。

② 我们从来没有完全忽视这一点。在所有比较重要的场合我们都把经济学家“介绍”给读者，在这个介绍中，就有机会看到各个经济学家个人的全部成就。但是我不能做得太过分，因为我们故事中的英雄是一般命题而不是个人。

的是各个思想家的美术像。但对于每一个想要看到一幅技术经济学的发展图画(这是本书想要提供的)的读者,这种方法是完全可以使他满意的。我们充分认识到“马克思学”的特殊任务,但我们无意去重复它。我们不准准备打乱我们的计划。我们要把马克思的著作拆散,并且要用极其经济的手法,单把合乎我们需要的东西用在根据我们的宗旨所要用的地方。但是我们要利用本节余下的篇幅,来评论他的整个学说。

1. 马克思在本书中只是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出现。自然,这位创立一种主义的预言家远远不只是这样一种人。而他的创立主义的活动和他的制定政策和宣传鼓动的活动,又都是和他所进行的经济分析活动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情况是如此之甚,以致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能不能把他称为分析工作者。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种极其不同的观点给予否定的回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他来说,这位预言家的每一句话都是永恒的真理;对于他来说,反对马克思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恶——会给予否定的答复,但其具体的意义是:在马克思的黑格尔高丘上,行动和推理、现实和思想都变成了同一的东西;在这个水平上,分析是不能和实践分离的;所以,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思想称为分析的,我们就应该立刻加上一句,这种分析在意义上和平常的所谓分析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他的著作不是一种通常意义的所谓分析的著作,而本书的作者既然生来就不能对它作公正的处理,就应当收起自己的一双不圣洁的手,不要去触摸它。某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会同意这个结论,虽然他们可能表述得不同——他们忠告我收起自己的手,不要去触摸这种不圣洁的东